

文化寻踪 59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寞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现在您的眼前。

八百多年传承 柳编再现辉煌

柳编传承人曾仁月编制西班牙馆,精巧技艺叫响世博会

博兴柳编是简单工具与高超技艺的结合,是实用性与审美的结合,博兴柳编已经有800多年的传承历史。博兴县经济开发区崇德村是“博兴柳编”的重要传承单位,该村村民孙建光则是负责“编织”了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西班牙馆的民间艺人,用他的智慧和勤劳完成了历史使命交给他的艰难任务。2010年5月份,“博兴柳编”被纳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泽云

历经800多年产品远销欧美

柳编技艺是传统性的手编技艺,通过编织技艺不断的革新,在编织结构和制品形式上创造出许许多多不同类型满足群众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产品。博兴县早在1996年就被山东省文化厅命名为山东民间草柳编艺术之乡,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更是成为远近闻名的“柳编之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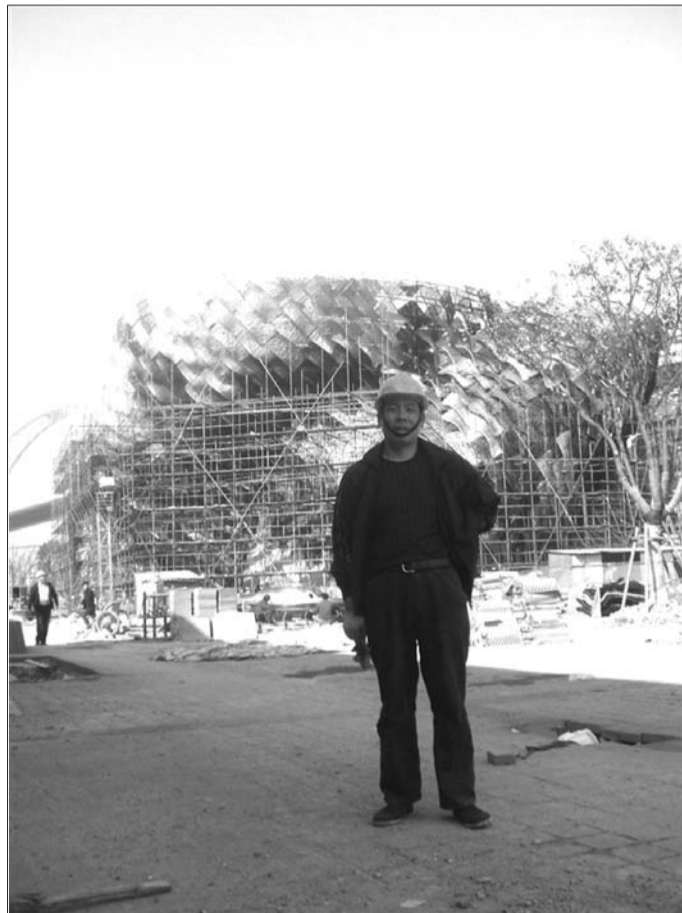
柳编的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在从事采集作物的过程中制作各种容器和包装物,采用有韧性的植物,借助初步掌握的编制方法,制作出不同类型的柳编产品。从奴隶社会到战国时期,柳编就已经在人们生活中普遍使用,历经各个朝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器具之一。

据《博兴县志》载:博兴柳编技艺在县内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它发祥于兴福镇一带。最早有一王姓青年,他用柳条编制的筐、篮、篓、笕等器具,巧夺天工,人称“王缠”。博兴县民间柳编技艺源于兴福镇“王缠”,民间还有不少的故事。传说王缠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从小他手就很巧,自己家的许多小农具都是他自己制作的。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干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累了就蹲在地头歇息,他随手从地头折了根柳条玩,在手里晃来晃去,他发现柳条非常的柔软,于是突发奇想,用柳条编制几个筐子,后来其他村民也效仿他编制了筐子和篮子,运送肥料或者收获地瓜等的时候用。他的母亲为了节省开支,在家养了几只鸡,下了鸡蛋换点油盐酱醋,但是放在家里

攒着的时候老是被老鼠偷吃,于是他又想起用柳条编制了笕子,把鸡蛋放在里边,然后用绳子把放鸡蛋的笕子吊在房梁上,这样老鼠就偷不到了。后来他用柳条编制的筐、篮、篓、笕等器具逐步多起来,花色品种也逐步多起来,后来他以此为生,和老母亲过起了富足的生活,并在博兴县兴福镇传授柳编技艺,当地群众家族相传,邻里相授,世代传袭。

上世纪70年代初,博兴县成立柳编厂,后更名为博兴县工艺美术一厂,主要生产柳编制品。上世纪90年代至今,博兴县柳编业走上了产业化、规模化、供销一体的良性轨道,产品销往日本、荷兰、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孙建光到上海世博会协助西班牙馆组装工作,他身后便是用一块块藤条板组装的西班牙馆。(资料图)

现今真正柳编艺人没几个

25日,记者到博兴县经济开发区崇德村寻访柳编民间艺人孙建光。打听询问之后,一位正要去农田里打药的农民带记者找到了孙建光,他正在制作用纸绳编织的鞋架、筐子等手工艺品。“现在基本都是用竹条和纸绳编织了,很少有用柳条编的了。”孙建光说。

孙建光从十八九岁就开始跟着姐姐以及邻居学习柳编编制,现在他已经39岁,已经编织了20个年头。“我小时候也没有刻意地学,那个时候村里很多老人都编,我姐姐也编,慢慢地我也就会了。”但是,记者从村里打听孙建光时,却没打听到村里还有人在编真正的柳编,对此记者很是好奇,“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编柳编了,一是因为本身编柳编的杞柳很少了,现在也没人种了;二是编柳编时间长了手关

节炎特别厉害,挣钱也不多。”孙建光告诉记者,以前村附近种植杞柳的农户非常多,但是现在工厂慢慢多起来,因为到工厂挣钱多,都到工厂打工了,且杞柳剥皮又是一项受时间限制的活儿,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种植杞柳。

因为孙建光想使家庭多些经济收入,从2004年开始他便和妻子开了一个手工制作的小作坊,主要以竹条和纸绳为材料编制,2008年在崇德村废弃的学校里建起了和美工艺品厂。于是,孙建光在附近张官村、纪吕村、赵楼村等20多个邻村培养了很多编织手工品的农民,“自己带上纸绳、木架子,都到村里手把手地教他们,基本都是村里年龄在50多岁以上的老人才肯干。”这也为他2010年世博会编织西班牙馆打下了基础。

“当时上海那边的人找到我让我编西班牙馆时,只有三个月时间了,时间太紧张了,我都不想干,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来找我。”孙建光笑着说。其实,中国世博会上西班牙馆决定用柳编编织早就定好了,但是负责西班牙馆的中建八局工作人员全国寻找打听了一两年,一直没有找到能编织西班牙馆的柳编艺人。因为自己常年来做生意在全国各地积累了很多朋友,通过在上海卖柳编制品的一个博兴人把他介绍了出去。

“当时他们来找我时拿了张图纸,上面画了三种编法,我一看就会编,就给他们每种编法编了个样品,他们拿回上海后不久,就又来找我,非得让我接这个活儿。”孙建光回忆说,“我当时就想,这也是咱们国家的大事儿,不能让咱们国家失信于人家。”



2010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外景。(资料图)

三个月编出世博西班牙馆

2009年9月中旬,孙建光正式接下编西班牙馆的活儿,既然接下了,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好。“那个时候真是一个难啊,从购买材料到最后安装都得操心。”孙建光苦笑着说。

因为需要过硬的藤条才行,孙建光购买的是印尼进口的藤条,每次都得需要他一根根地挑,完事后还要给藤条做防腐、防火等工序。更加艰难的是,编织的过程远远比购买材料还要复杂,困难。

“当时召集人干这活儿时就很难,农村老百姓哪里知道世博会是啥啊,而且他们看到西班牙馆外墙一片片的样品时都觉得很难看,认为卖不出去,很有可能被人家骗了,最后召集了一些60多岁的老人,还得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样编,图纸他们也看不懂。”孙建光笑着说,原来,西班牙馆设计的是由一个个类似于长方形,但是又有弧度的藤柳板个体组装而成,孙建光当时需要干的活儿就是把把这些藤柳板编织好,一共需要8500多块。

“当时可是着急了,也不知道

自己就怎么能想出那些办法。”单凭两只手,一个人一天编织2块藤柳板就不错了,每块藤柳板几乎都是2.4米长,1.1米宽,且还得编织出不同的颜色,得有一定弧度,但是工期实在是紧张,按这效率根本就不行。为了提高效率,孙建光制作了一些大铁架子,让工人们站在铁架前编织,且大铁架子能帮助工人们把藤条固定好,偌大的藤条有了铁架子变得也更加顺从起来。有了这铁架子,每个工人一天能编织10至15块藤柳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我还买了几张上下铺床,一些人直接就在我这儿吃住,真是没白没黑地干啊。”

在这编织藤柳板之前,还需要把藤柳蒸热了以后,藤柳条软了才好编织,“才开始是用铁管子蒸藤条,但是铁管子太细了,一次只能蒸20多根,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藤条一旦冷却了变硬了之后很难编,我就想怎么才能一次蒸多点儿呢。”孙建光再次急中生智,为了节省资金,孙建光到建筑工地上买了几个大水泥管,用水泥管蒸藤条,没想到效果非常好,不但一次

能蒸80多根藤条,而且水泥管的保温性、保湿性都非常好,孙建光再次解决了一大难题。为此有人建议孙建光把铁架快速编织法以及水泥管蒸藤条法申请个专利,但孙建光却没去。“当时哪里有钱申请这个啊,当时接这个活儿的定金才给了20万,但是我购买材料,给工人发工资就得上百万,那个时候工资都是一星期一发,不然人家都不给干啊。”

就这样,三个月左右,孙建光按期完成了任务,编织出了8500多块藤条板,“这还不算完事,因为很多藤条板安装在哪里都是设计好了的,我在每块藤条板上都写上了编号,这个编号能确定这块藤条板得安装在什么地方。”过完2010年春节,孙建光又去上海协助工程队组装完成西班牙馆,一晃就又是三个月。

孙建光说:“我就是草头老百姓,什么名啊利啊都不重要,实实在在过好日子才重要。”现在,作为博兴柳编传承人的孙建光依旧在崇德村打理着自己的工艺品厂,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这是孙建光以前编织的柳编制品,现在已经很少有这这种柳编制品。